

趣眼师造化，也能生巧

韩羽

要到龙泉，从上海走须横穿整个浙江。而宝溪则是龙泉下面一个乡，靠着福建，我们开了八个多小时的车，而且是全程高速。要是古时从上海出发估计得走个把月。至今那儿仍未通火车，有两条高速可走，一条过杭州、金华、永康、丽水，从丽水往龙泉，一路得穿过许多公里长的隧道，另一路往富春江、梅城、龙游、遂昌到龙泉，皆穿行于千峰翠岭之间。走得慢的古人其实是从容丰富的。我们的心态则是“一个月太久，只争朝夕”。

宝溪乡是浙闽三江之源，真是太偏僻了，但伴着一路绿色的弧线，让人舒缓，从中午的中绿开到晚上的夜绿，吃晚饭时又是满桌的豆绿，终于又见到熟悉的龙泉青瓷了。

青瓷是浙江的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青瓷就出在浙江德清一带。我去过的浙江各地，几乎都烧制青瓷，所以称越地是“青瓷的国度”真不为过。北宋后，龙泉烧制的青瓷质量好，产量高，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广泛日用，其中哥窑、弟窑最优秀，龙泉青瓷也最终发展成为南宋“高端制造”的拳头产品。南宋光出口青瓷换了多少银子，肥了多少贪官，为维持偏安作了多少贡献，该有不少专题研究。太仑元代市舶司遗址出土的龙泉瓷片竟然有150吨。每次我看见满山遍野的废瓷，想见当时百里窑火不断的景象，总不免纳闷，这不是工业革命嘛，而且龙泉的冶铁业还那么发达……

窑窑须建在有水，有瓷土，有燃料的地方，地名往往称作吉水、水吉、龙泉、洞磁等。东南丘陵一带符合条件的地方很多，曹娥江两岸、瓯江两岸、苕溪、钱塘江、闽江沿岸都有许多遗迹，而那些手工艺人的后代如今也正转型成为世界加工的主力。

唐宋以来，直到1978年前，中国一直以手工业出口来换取银子，其中陶瓷是当之无愧的主角。1949年后，把所有个体的企业集中起来，计划生产工艺美术品，龙泉的青瓷换了不少外汇。我们为世批量定制加工日用产品，千年来如此。小时候我妈单位就卖瓷器，能买到的也就是三等品、等外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结婚时能买上一套可十二人用的“72头”青瓷餐具，是人羡慕的，也真是奢侈品。

几年前在斯德哥尔摩的街头二手店里，遇见一咖啡杯，粉青色，带印花金鱼，是当年轻工部设计的出口产品。我

把后来的她带回了上海，想必她老主人的后代是更习惯宜家餐具了。

拿青瓷杯泡茶，江南的生活和青色关系紧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艾叶、粽子和青梅，不断记忆着青色，强化着这易变的、有生命力的色彩。用青山绿水淘炼、烧成的青瓷，就像是那些松树、溪流在器物上浓缩成的画面。那上林湖的水色其实就是所谓的“秘色”。

青瓷的颜色丰富，但要描述它却很难精确，乍看都是青绿色的色调，由于釉中的铁含量不同，烧成气氛不同，釉色有着丰富的变化，有的偏黄有的偏绿或蓝。龙泉青瓷的釉色，一般都有粉青、豆青、梅子青，每种釉色都能夺人眼球。有单纯和羞涩之心的人可能更容易喜欢上。那年我们一家三口在龙泉大窑古村、宋代古窑边的水塘里，发现许多的梅子青瓷片，在深绿色的水底躺着，晶莹如玉。有过

类似经验的人，一定会爱上龙泉青瓷的美。我自己则更喜欢越窑汉晋的色调，苍茫的绿色，古拙天工的肌理。

这次同行的有位建筑师叫国广乔治，日裔美籍，来这里考察竹建筑项目。在去龙泉的路上，他就问，什么是“雪拉同”(Seladon)?它就是青瓷么?或者它就是龙泉青瓷吗?他被青瓷、龙泉青瓷、Seladon、porcelain、china给搞混了。别说他，一般浙江人你给他一堆青瓷，让他分清越窑青瓷、瓯窑青瓷、龙泉青瓷、原始青瓷也不容易。法国人喜欢颜色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们给龙泉青瓷起了个独立的名字，以示特别。这个歌剧角色的名字，确实给人以神秘的效果。我曾给法国陶艺家做讲座，当他们触摸到宋代Seladon实物时，眼珠都惊讶得和青瓷一样了。

古典时代再好的颜料也会随岁月而变化，即使使用珍贵矿石磨成的颜料，

也容易被污染损坏，而把颜色固化在器物里且永不褪色，这是瓷器的伟大之处。把千峰之翠凝固在日用器中，这真是智慧而又美丽的视觉体验。战国时期就渐渐成熟的青瓷，到宋代经过一千多年的努力，人们烧出了越来越纯净的青色，想想都让人感动得“受不了”。

有机会再次拜会宋代龙泉窑址、原料产地，特别是前些年刚发掘的龙泉溪口哥窑遗址，我很兴奋。几位年轻的设计师见到实地实物，加上我的“渲染”，也都有些激动。我们竟错过了窑址，走进山里去了。回过来上山爬坡，在正午的阳光下，在红土地映衬下，看见满地闪烁着绿色的星星。你只能说，无与伦比。一行其他人受不了高温都躲进商用轿车要赶路，我和几个年轻人尽量在山坡上拖延着，国广则不断爬上爬下拍着现场和四周环境的照片。吃饭时，周乡长说，这点时间是不够的，以后再回来。我心说这一期一会的事，多一秒也值得珍惜。从大窑开回龙泉这一路，山色绝佳，这是通往泉州的“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这天有台风外围影响，云动得快，阴影配合这丘陵上层次丰富的绿色，山峰在快速移动着，我看着这车窗外的长镜头，明暗变幻着的连绵不断的绿色，一脸惬意。

国广回过头看着我：“so, you are very happy.”(你开心了吧)我说“是的，很多次了。”

秋水长天，谁主沉浮，是这群鸬鹚(鱼鹰)占了半壁江山。兴浪翻波，追逐嬉戏，无忧无虑像孩子，好快活也。逗得看画人也好快活也。

画中有跋：“旧游所见，前甲辰，余游南昌，侍湘绮师，过樟树于舟中所见也。”是甲辰年旧写生稿。湘绮，即王闿运。写生，古人谓之“师造化”，是以我眼观彼物而描摹之。与“师古人”不同，重在直观感觉。

以我眼观物，必然带有“我”的色彩。心中有趣，则无往而不趣；心中有忧，则无往而不忧。而“彼物”则往往像镜子，你哭它也哭，你笑它也笑。比如鸬鹚的“好快活也”，实是画者眼中的“鸬鹚好快活也”，这也就是石涛说的“余与山川(鸬鹚也不例外)神遇而迹化也。”

这画儿的好玩，实得之于画中有我。

画儿的另一好玩处，是一个个鸬鹚都是黑影子，似是率尔挥毫，实是别具匠心。试想，江水浩渺，能不多雾，舟行匆匆，雾中观物，能不模糊，鸬鹚能不只是影子，能不只是画其影子?

画成影儿，在中国画的画法中，的是少见。齐白石作画，不囿于成法，不落方隅，总是能出新招儿，给人以意外，以陌生新奇之感，质以传真，吞吐有神。郑板桥论画说“画到生时是熟时”，此之谓乎。

信哉!熟能生巧，“生”也能生巧。



旧游所见(国画)齐白石



新利洋行银珠琅整妆套件



明代银鎏金凤冠霞帔饰件一套



张善六制银寿桃一对



1917年上海法国球场总会体育比赛银碗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海上银珠，厚德流光——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银器展”在南京西路324号正式拉开帷幕。历博馆藏的一百余件银器精品及相关文物、文献，展示了一个老银器中的老上海。

“明代银鎏金凤冠霞帔饰件一套”为本次展览中古代上海银器精品之一。1957年，上海考古工作者在本市黄浦区南车站路353号大同中学体育场内发现一座古墓。经考证该墓为明代陈所蕴夫妇之墓。考古人员清理墓地时发现多件文物，包括一套银鎏金凤冠霞帔饰件。此套银器后被移交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该套饰件共四件：一件表面锤雕出凤穿牡丹，下部坠云托牡丹花、鱼、流苏坠。一件为三凤穿牡丹图，二件为马蹄形花卉饰件。

“银鎏金凤冠霞帔饰件”的主人陈所蕴夫人王氏。陈所蕴，字子有，号具茨山人，上海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历任南铨部郎，迁中州学宪，南京太仆寺少卿，卒于万历四十年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古代史展厅有明代“日涉园图”一卷。“日涉园”为明代著名江南园林，园主即为陈所蕴。陈所蕴妻王氏，为上海鹤沙里(今浦东东沙地区)著名王氏家族后裔。王氏先祖北宋“靖康之难”后随宋室南迁，始居金陵，后移居华亭鹤沙。王氏婚俗讲究门当户对。陈所蕴以童子充博士弟子员，得到王氏祖、父赏识，将王氏许配于陈所蕴。陈所蕴19岁成为上海诸生，在上海小有名气时，王氏正式嫁于陈家。

王氏婚后勤俭持家，相夫教子。随着陈所蕴官位上升，王氏的社会地位也上升。她先被封为“安人”，后诰赠“淑人”。根据惯例，官员夫人获得命妇封号后，才能制作凤冠霞帔。这套银鎏金凤冠霞帔饰件，可能是王氏获得安人称号后的配饰物品。王氏去世后，陈所蕴回忆其妇时指出：出身名门的王氏“功苦服勤”、“性甘澹泊”、“居恒荆布自安”。王氏获得安人封号，冠帔到家，她穿戴冠帔北向叩首谢恩，再到家庙向四世祖妣叩拜后，就命人将冠帔收进箱内。有人问，穿戴冠帔可以彰显恩赐和地位，为何穿一回就收起来了?王氏回答说，我以夫君的宠灵、上天的恩赐才有幸穿戴凤冠霞帔。既然已经拜受过了，那收藏在箱子里与穿在身上，有何区别，哪里用得着时时穿在身上呢?

宋元以来出土的上海金器器清雅俊逸，工艺精湛，内涵丰富。想来创意设计金银器的“匠人”文化造诣不浅。可惜关于金银器“匠人”的历史文献记载很少。迄今为止，上海最早的金银器匠人记录出现于明(崇祯)《松江府志》。该志载：“松江唐俊卿与嘉兴朱碧山，平江谢君羽、君和齐名。唐制昭君像，琵琶、乘骑、眉发、衣领、花绣及鬋鬟，种种精细，马腹上仅豆许一穴，其中嵌空，真老手也。”元代朱碧山所制银器被两岸名制和相匹敌。六官所制的酒器和指环等物，工巧每非人意所及。所以每一器出，人们都不惜重价争购……但他生性孤僻，绝对不受任何人促迫，颇有王右丞画山水的气概，不肯粗制滥造，敷衍应酬。因此张善六在世时，就非常受人推崇。张善六名声在外，但长期以来，他所制银器只见文字，不见实物。本次展览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文物库房中找出张善六制作银寿桃一对。寿桃规格10厘米x10.5厘米，银法琅材质，器型小巧玲珑，镂刻为主要技艺。除缠枝植物纹饰外，寿桃顶部及周边有艺术字体“寿”字；寿桃边缘雕刻的蝙蝠栩栩如生。寿桃把柄犹如奔跑的梅花鹿，传达“福、禄、寿”的祝福之意，应为贺寿佳礼。此对寿桃为我们了解清代银器制作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

上海工艺史上，与朱碧山相匹敌的另一位金银器匠人为清代“张善六”。清张善六名肇周，人称他为张六官。他本是外科医生，又善于制造银器。买到他制品的人，以为货品之精致可与元代嘉兴的朱碧山、平江的谢君和相匹敌。六官所制的酒器和指环等物，工巧每非人意所及。所以每一器出，人们都不惜重价争购……但他生性孤僻，绝对不受任何人促迫，颇有王右丞画山水的气概，不肯粗制滥造，敷衍应酬。因此张善六在世时，就非常受人推崇。张善六名声在外，但长期以来，他所制银器只见文字，不见实物。本次展览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文物库房中找出张善六制作银寿桃一对。寿桃规格10厘米x10.5厘米，银法琅材质，器型小巧玲珑，镂刻为主要技艺。除缠枝植物纹饰外，寿桃顶部及周边有艺术字体“寿”字；寿桃边缘雕刻的蝙蝠栩栩如生。寿桃把柄犹如奔跑的梅花鹿，传达“福、禄、寿”的祝福之意，应为贺寿佳礼。此对寿桃为我们了解清代银器制作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

展览中还有英国新利洋行银法琅整妆套件一盒，包装盒标明“Boyes Bassett Co. Jewellers And Silversmiths, Shanghai”。该套银器是若干年前历博文物征集人员在上海文物商店征购，标签为民国时期南京路著名的外国首

饰店新利洋行的英文名称。

开埠后，外国首饰及金器器皿随之而来。1920年代，“上海为远东商业竞争之中枢。中、美、德、法、英、日、瑞士各国商店，各备其上等土产，制就舶来品以供中外人士之需求。”英国“新利”与法国“利威”、德国“双龙”、法国“乌利文”、瑞士“永昌”等为南京路著名的外国钟表首饰店。新利洋行前身为成立于1869年的日本古玩店，总部位于日本横滨。1904年前后，在日本工作的英商别发洋行职员波伊斯收购了该店，将此店总部迁移上海。店名最初沿用旧名Kuhn & Co. 1915-1941年间，新利洋行英文店名改为“Boyes & Bassett Co.”，店面开设在南京路。该行长期代理英国伦敦及谢菲尔德著名的金银首饰商、英国皇家指定珠宝供应商马平一麦布公司(MAPPIN & WEBB LTD)商品。从1908年新利洋行的一份广告看，该洋行直接来自英国马平一麦布公司进货在华销售。新利洋行供应纯银器皿种类繁多：既有餐厅里的黄油盘、茶具、咖啡具等餐具，又有卧室里用的梳妆用具等；还有书房里的墨盒、钟表、书写工具，客厅里的银质花架、相架、花瓶等。新利洋行还可根据顾客需要定制各种高品质银器。

新利洋行在沪经营几十年。该行所售金银器皿主要来自英国和日本等国。新利洋行每年营业额数以千万金计，主顾多为富绅贵妇、达商显宦。与“新利洋行”银法琅整妆套件相比，1917年上海法国球场总会体育比赛银碗毫不逊色。开埠之初，近代体育就作为一种生活、娱乐方式随外侨进入上海。今南京路、河南路一带曾经是上海最早的跑马场、地球场。除了跑马、地球外，网球、拳击、游泳、台球等体育活动也很早就在上海出现。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扩散地。在林林总总的近代体育活动中，最为活跃的

是居住上海的外国人及外侨社团组织。上海曾经有斜桥总会、德国总会、日本网球队、葡萄牙运动会社等多国社交体育娱乐总会。法国球场总会曾经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外侨总会之一。这只银碗侧面铭文“C.S.F.”即法国球场总会 Cercle Sportif Francais 的缩写。法国球场总会位于法国公园附近的环龙路(今南昌路)。总会内设舞厅、台球房、女子画室、拳击室等。法国球场总会常常组织举办网球、击剑、拳击、台球、保龄球、跳舞等体育活动。同当时很多外侨社团一样，法国球场总会实行会员制。参加法国球场总会的男女会员均可参加该会组织、举办的体育活动。网球早在1874年前就进入上海租界，到民国初年已经成为比较流行的一种体育运动。除了基督教青年会外，一些外国洋行、外侨社团也常常举办网球比赛。历博这次展出的这只银碗为法国球场总会1917年春天组织举办草地网球双人障碍比赛时的奖品。此次比赛得奖的是两名外侨，但该银碗为沪上著名的外国首饰店(广帮银楼)“和盛”号出品。银碗侧面铭刻外文，银碗表面装饰却是中国植物纹饰，这既是近代上海体育活动国际化的生动细节，也是这座城市中西交汇的一个缩影。

吕凤岐有自撰年谱《石柱山农行年录》一卷，附在新近出版的《吕碧城集》后面。《行年录·十一年乙酉》“于小除夕抵六安，假寓度岁”。次年丙戌即载有“甲申岁于六安之东南乡买了一小庄子，距张母桥四里许”(张母桥今属舒城县)。甲申正是两年前的光绪十年，可见吕凤岐早就做好了来六安隐居的打算。这一年吕碧城三岁。

吕碧城词《三姝媚·芳尘封野架》一首末尾自注云：“先严筑有长恩精舍，藏书三万卷，遭家难，无一存者。”据《行年录·十九年癸巳》里其次女贤韵的按语：“先君以金四百购六安城南地起屋，而藏书之长恩精舍建于宅之东边。”志书上说在城南三道巷，东邻文盛街，西邻黄大街，今巷陌尚存而旧屋不在。长恩精舍断断续续建造了三年方才落成，吕凤岐不幸于当年秋病故，吕碧城母女四人因不堪族人欺凌，离开六安，就食于来安安家。

另曾见一则《家难未必不幸》：“吕碧城女士说：‘我家从前住在安徽六安州。当我十三岁的时候，偶然得到一卷观音白衣咒，说诵满百日，能消灾免祸；我每就日焚香虔诵。等到刚满百日之期，忽然遭到家难；我家的人都被许多族人禁闭在本宅内，长年不得和外界通消息。后来母亲设法，用密函向外祖母家请示援救；结果得到援助，我们得以到来安舅父家里寄居。那时我常常想：为什么持咒百日，求福而反得祸呢?亦有土匪白狼来侵犯安徽，六安被蹂躏得变成废墟。当时我家旧宅里，只有孀嫂和她的女儿翠霞，和她的女婿汪君居住着。白狼闯到宅中，把汪君杀死了，翠霞也在这时殉难。我的嫂嫂逃到上海，不久也就病死了。现在我才明白：倘若那时我仍住在六安，一定同遭到匪难的。我们避居到舅父家里，实在是因祸得福哩!’”

六安志书上录有吕凤岐题小华山山庙楹联：“响传空谷疑仙界，山列诸峰护讲堂。”在《行年录·光绪十六年庚寅》里也有记载：“四月初，游霍山……由凤凰台，小华山而归。”小华山在城南小华山，供奉地藏王菩萨。再去南数十里，有大华山云峰寺。据载唐新罗国王王金乔贡南来求法，曾路过此地，后定居九华山，而九华山被奉为地藏王菩萨道场，名列佛教四山之中，乡人遂亦附会焉。

老银器中的老上海

——“海上银珠，厚德流光”展品背后的故事

胡宝芳 彭晓明 张牧婷

笔会

吕碧城与六安

谭然

旌德吕碧城女士颇有传奇色彩，兴办女学，词名满天下，是晚清民国时的风云人物。我小时读乡里志书，始知女史其人，以诗名列入吾乡流寓中。因其尊人吕凤岐由山西学政卸任，侨寓来皋，故少年时客居六安。

吕凤岐有自撰年谱《石柱山农行年录》一卷，附在新近出版的《吕碧城集》后面。《行年录·十一年乙酉》“于小除夕抵六安，假寓度岁”。次年丙戌即载有“甲申岁于六安之东南乡买了一小庄子，距张母桥四里许”(张母桥今属舒城县)。甲申正是两年前的光绪十年，可见吕凤岐早就做好了来六安隐居的打算。这一年吕碧城三岁。

吕碧城词《三姝媚·芳尘封野架》一首末尾自注云：“先严筑有长恩精舍，藏书三万卷，遭家难，无一存者。”据《行年录·十九年癸巳》里其次女贤韵的按语：“先君以金四百购六安城南地起屋，而藏书之长恩精舍建于宅之东边。”志书上说在城南三道巷，东邻文盛街，西邻黄大街，今巷陌尚存而旧屋不在。长恩精舍断断续续建造了三年方才落成，吕凤岐不幸于当年秋病故，吕碧城母女四人因不堪族人欺凌，离开六安，就食于来安安家。

另曾见一则《家难未必不幸》：“吕碧城女士说：‘我家从前住在安徽六安州。当我十三岁的时候，偶然得到一卷观音白衣咒，说诵满百日，能消灾免祸；我每就日焚香虔诵。等到刚满百日之期，忽然遭到家难；我家的人都被许多族人禁闭在本宅内，长年不得和外界通消息。后来母亲设法，用密函向外祖母家请示援救；结果得到援助，我们得以到来安舅父家里寄居。那时我常常想：为什么持咒百日，求福而反得祸呢?亦有土匪白狼来侵犯安徽，六安被蹂躏得变成废墟。当时我家旧宅里，只有孀嫂和她的女儿翠霞，和她的女婿汪君居住着。白狼闯到宅中，把汪君杀死了，翠霞也在这时殉难。我的嫂嫂逃到上海，不久也就病死了。现在我才明白：倘若那时我仍住在六安，一定同遭到匪难的。我们避居到舅父家里，实在是因祸得福哩!’”

六安志书上录有吕凤岐题小华山山庙楹联：“响传空谷疑仙界，山列诸峰护讲堂。”在《行年录·光绪十六年庚寅》里也有记载：“四月初，游霍山……由凤凰台，小华山而归。”小华山在城南小华山，供奉地藏王菩萨。再去南数十里，有大华山云峰寺。据载唐新罗国王王金乔贡南来求法，曾路过此地，后定居九华山，而九华山被奉为地藏王菩萨道场，名列佛教四山之中，乡人遂亦附会焉。



“文汇报”微信二维码